百家類纂

儒家類　說苑上

君道

晋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謟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曾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傑並興賢智求處五

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聖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

也昔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説其義正月之朔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

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

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諫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進節

容容乎與世浮沉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説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内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抔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

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趙簡主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柰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

爲後也簡王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

罪者國之賊也

建本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没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遥乎無方之內

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晩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智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

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鋭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

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蹼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豐墻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脣仰天而嘆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

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

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耳賤貧窮非

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汚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巳也能不失巳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曽子衣弊衣以耕魯

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

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柰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刼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

能令吾以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枹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

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馬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居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悃愊於内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熈熈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

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絶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絶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馬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

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柰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柰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

是故臣勞勤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兎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福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

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譆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説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强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

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之
哉周内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
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
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夫屠岸賈
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
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絶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
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
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
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
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

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

嘗有絶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后今君有令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

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假之也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防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

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婬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王曰善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董安于趙人簡子使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柰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

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及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

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
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
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
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
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
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
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巳是謂盜
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
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
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

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亡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愼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

此之謂也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

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

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干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

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絶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荊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政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於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産裨諶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

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共
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己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
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
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悖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
季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
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
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
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
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
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
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

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早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

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扣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
任以國司馬喜髕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脅拉齒於
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
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
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
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
猶緜緜之葛矣

胥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而風感不動乎心甯戚擊牛
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嶱孔子爲之下
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
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

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貍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也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覩小節固足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弒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弒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

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竪刁易牙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絶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隳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

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爲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乃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鈞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以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

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邑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士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

下之士亦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之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之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

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鷄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廚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摭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

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幷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齊將軍田瞶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第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呑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鋭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愼無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瞶

曰今日諸君皆爲賾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焉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

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

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咎犯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古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

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百里而耕

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
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
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
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
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土負水者平
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
民之釁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
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
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
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
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

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色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吳闔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

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劒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

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詬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

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愼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袵宮成則缺偶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古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

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邪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邪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邪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

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貸

石讐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愼也妃

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
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
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嫚大
國足以亡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
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
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
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
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
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

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
辟法裂絶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
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
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
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
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
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
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
絶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
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

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内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

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灑敗事不可

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訑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為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曰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

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溪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氾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氾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

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齋莊以立之端成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以送之寶之珎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

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且君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

於民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

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嚳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菟而指屬則無失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菟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弛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晳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楚王大説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蚡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蚡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晳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

託身耶又不知公子晳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遴伯王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漑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

貢曰使吳責吾實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矛六徃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與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焉使者曰冠雖弊宜加其上屨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

乎請爲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

遵維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歜絶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敎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敎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荊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髪乞食於吳闔廬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讐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柎矣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

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絶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質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兹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着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

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有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

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

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馬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

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唯天為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

之以不黨伊吕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愼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

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懐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内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嘆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

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盛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魯石公劒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昒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龐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闔不及鞈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任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

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飜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也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着縞衣白冠陳説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

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談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内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刼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吏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也

鑾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鑾鳴鑾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啄可以死敗不修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大瘵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爲全也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爲不善者鮮矣

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泄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

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間而益固鄙人飾詐而

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

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

則無不得爲以其時則無不成

士不以利移不爲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

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僞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

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

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

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

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爲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毁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柏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饑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巳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絶

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定名号足以觀
士利不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可爲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常與
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却足
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
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蠹
蝝仆柱梁蚊蝱走牛羊
無以淫泆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
妨生無以奢侈爲名無以貴富驕盈喜怒不當是謂不明
暴虐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

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平無私輕重自得蓬生枲中不扶自直白砂入泥與之皆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爲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爲善者天報以德爲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謗道已者心之罪也尊賢已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爲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

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爲善者得道爲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僞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必早夫有禮者相爲死無禮者亦相爲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踐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爲愼終如始常以爲戒戰戰慄慄日愼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

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

暴雨須臾而畢

禍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圓禍之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圓不可與長存愼之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脣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在山毒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已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傲事者後憂福在受諫存之所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

事不當爲百姓謗悔在於妄患在於先唱
蒲且修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嗥河以委蛇故能
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德以純厚故能豪
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爲善不直必終
其曲爲醜不釋必終其惡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
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
在前用兵在後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
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坎井無黿鼉者隘也園中
無修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
絶易請人絶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爲聲
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

上來已自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靡小惠妨大義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與也江河大潰從蟻穴山以小阤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爲興水火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田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知氷

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以達人

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爲尊以屈爲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

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已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説之辭則不樂
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積

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鷲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己不可止於人行

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旣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蠋欲類蠶鱓欲類虵人見虵蠋莫不身洒然女工脩蠶漁者持鱓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

子慎言出已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議君子耻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衆人以毀形爲耻君子以毀義爲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

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

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爲取也不知與之爲取之政

有招寃行有招耻弗爲而自至天下未有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絶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百家類纂卷之八

儒家類　　說苑下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強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

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槩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爲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危以無貲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爲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

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越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

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爲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也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廚人亡炙遴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

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揜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塼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騄駬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鏌鋣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誠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

蒙無異夫末視之狗耳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巳射五步之内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觿不可爲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爲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爲顯士

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鷙不擊衆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虵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鰌鱣之宂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内

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墾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耻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耶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

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

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
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
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
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
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
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
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
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
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逄而紂殺王子比
干當是時豈關龍逄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
世然也故君子疾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曰不覩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此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

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愼乎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閒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谿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閒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

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巃嵸纍嵬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羣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也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

豊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豊時必得祿矣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辨物

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

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旣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尭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

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官名別其根荄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欃槍彗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春夏秋冬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謂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

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杭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

山北嶽也嵩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也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刼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

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猒於陰陰猒陽固陽其塡也惟塡猒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縈而刼之由是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刼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二十四銖重一兩

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麕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

黄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像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鸛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噣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

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此之謂也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閒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鶬鶬鳳皇來儀此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

下共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虻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

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
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
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脩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
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
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

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

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内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

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以圭爲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爲質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轝佐轝止則百姓畋獵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

梁鳩化爲鷹然後設尉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夭妖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皐陶爲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倕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於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肅愼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内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也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

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
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
魏文侯御廪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
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
善矣夫御廪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廪者寡人寳
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
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
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内諸侯藏於境内大夫藏於其
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
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

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令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倮葬以反吾眞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倮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眞與暴骸於中

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其眞窅窅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倮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櫝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

善遂倮葬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說苑卷下終

鹽鐵論題辭

晁氏公武曰漢桓寬著按班固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以為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至宣帝時汝南桓寬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陳氏振孫曰世之小人何嘗無才以熙寧日錄言之王安石之辨雖曰儒者其實桑大夫之流也霍光號知時務與民更始而鹽鐵之議乃俾先朝首事之臣與諸儒論議反覆不厭一切是非付之公論未嘗容

心焉夫以不學無術之人暗合孟莊子臣父臣政之義魯謂元祐諸賢慮不及此乎余觀此書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匪直文辭足法已也因采擷其粹者著于篇

鹽鐵論題辭畢

百家類纂

儒家類　鹽鐵論

本議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與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愨民愨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暴於邊鄙備

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
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
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
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
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孔子曰
有國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
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
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
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脩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
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
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宜誅討之日

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畧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為便也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

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財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兖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

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谿壑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

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

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萬物也

力耕

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范氏以強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

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本易其末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驘驢馲駞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爲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

通有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址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

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硎鑄金為鉏埏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徙邛筰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

無益於用是以褐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

復古

大夫曰宇宙之內鷰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濱山海以屬長城北畧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曹沫棄三北之恥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小

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遂先帝之業志在絶胡貉擒單于故未遑扣扃之義而録拘儒之論文學曰鷰雀離巢宇而有鷹隼之憂坎井之鼃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翺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没淵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爲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

非鞅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僞無

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彊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

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搆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内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末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

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蹷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枘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

効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幷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袵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脩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此所謂戀朐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

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
妬也賢知之士闒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
頃襄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
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
國富孝公大説封之於商於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
傳後世世人不能爲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文學
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
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今商鞅
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爲俗欺舊交
以爲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
爲怨家與之爲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偷飽而罹其

咎也蘇秦合縱連横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
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
名不苟傳也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能自
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霸夫
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
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爲之深謀
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
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憯怛之忠誠心動於內
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
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

般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令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嘆曰嗟乎爲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爲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刺權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轂擊於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衛輿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騖臨

淵釣魚放犬走兎隆豺鼎力蹋鞠鬭雞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俞作於堂下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氷釋而懈怠何者已爲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歸本也

刺復

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枘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枘刺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倪大夫

閉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爲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爲匹夫夫維綱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之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況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

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
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
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
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
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叔之意蔽賢妬能自高其智訾人
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
士之用亦難矣

論儒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牛要穆公始爲苟合
信然與之霸王如此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
説孝公不用即以彊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干世

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故馬効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必文辭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爲非因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稱之猶躄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改教志存於彊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文學曰伊尹之干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霸

王其刑素形於己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饑居於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化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肸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効死不爲也聞正道不行釋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也

輕重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

世爲彊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霸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管仲專於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

設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
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水有猵獺而池
魚勞國有彊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
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
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
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
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
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
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
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
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脉理之腠血氣之

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鐵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地廣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爲近重施不爲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耶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爲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彊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無

事何求而不默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内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廻避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内足然後卹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爲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大

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
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
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
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爲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
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
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
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
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
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
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筰橫海征南夷樓船
戍東越荊楚罷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

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爲縣官計過也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非爲厮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周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甯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爲窮變節不爲賤易志惟仁之

處惟義之行臨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爲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陽子曰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猒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貧富

大夫曰余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

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爲出儉節以居之奉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智者能籌之夫白圭之廢著子貢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人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爲權利以充其私也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贍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汚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

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贍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爲人者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挾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以爲金鑪大鐘而不能自爲一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脩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載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縕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付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也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縕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智伯

之芻豢子思之銀珮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段干木
之閭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
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毀學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非此士之
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
公據萬乘之權以制海内功侔伊望名巨太山而包丘子
不免於甕牖高廬如潦歲之鼃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
壑而已今内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義雖言仁義亦
不足貴者也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
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

蓬蒿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厦芻豢無赫赫之
勢亦無戚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
嘆知荀息之圖之也智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
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
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智伯故智伯身
禽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
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
不虞害貪得不顧恥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
有富貴之祿若蹈坎穽食於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伏
五刑也南方有鳥名鵷鶵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
太山太山之鴟俛啄腐鼠仰見鵷鶵而嚇今公卿以其富

貴笑儒者爲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鴟嚇鵷鶵乎大夫曰學者所以防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己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寃尤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懸門腐鼠何辭之鄙背而悖於所聞也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任賢能者受之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爲賴民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夫泰山鴟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

之是發又以嚇人其患惡得若泰山之鴟乎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爲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嫗不擇遠近商人不媿恥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爲利祿也儒墨内貪外矜往來游說栖栖然亦未爲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闒茸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騖過九軼二翺翔萬仞鴻鵠華騮且同侶況跛牂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御宇内之衆後車百乘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卑廣厦亦不能得已雖欲嚇人其何已乎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徇名貪夫死利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惡孫叔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而

不悔非樂卑賤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夫郊祭之牛養食朞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止峻坂不可得也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囹圄車制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車百乘曾不足以載其禍也

褒賢

大夫曰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絜言污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

狼吞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爲上卿而有姦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紿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東方朔自稱辯畧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爲況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可觀者也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禮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夫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爲非者鮮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説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莫知恤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爲私家

之業也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鴟咽於求覽無所孑遺耳

相刺

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意未誠與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亡夏殷有三人而商滅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

原放逐於楚國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善聲而不知轉未可爲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文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夫爲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聾何特蟬之不知重雪耶夫以伊尹之智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也非聽者過也是

以荆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皐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牵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饑於巖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

殊路

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僞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柘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鈆刀飾嫫母畫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懷古道枕

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鄉里逐雞雞亦無黨也文學
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
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脂粉
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
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專以已之愚而荷負巨任若無檝
舳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没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
得沮而止乎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
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
劒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
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内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

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文學曰蒙以不絜鄙夫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爲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

孝養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歠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爲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鄰殺牛不知西鄰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

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丞相史曰八十曰耋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飽衣非帛不煖故孝子曰甘毳以養口輕暖以養體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無端絻雖公西赤不能以養爲容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養卒禮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爲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寧養有餘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晳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夫嗟來而招之投而與之乞者猶不取也君子苟無其禮雖

美不食焉故禮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

除狹

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繩擐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狠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

爲都疆埀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逹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莅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讐固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練守相然後任之

疾貪

大夫曰爲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爲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

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猒也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爲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贍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繇吏相遣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己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產

非不正鄧晳之僞也夫內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今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非哉賢良曰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歎之其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顚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毋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愼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晳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

後刑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子器皿不居况鉏民乎民者教於愛而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

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晳之僞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鹽鐵取下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撓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爲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盜年饑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籍斂

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天下平駿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爲其無禮義乎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乎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海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粱肉者難爲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爲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廇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

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寠也高枕談臥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與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紈躡韋搏粱齧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糟糠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檐步行者之難也同牀旃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輓船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煖被英裘處温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顦顇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木索之急箠楚之痛者也坐旃茵之上安圖籍之言若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芳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大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爲之死民樂爲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譏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而爲不便請且罷郡國榷沽關內鐵官奏可

世務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夫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

則寖以深故謀臣以爲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彊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大夫曰事不豫辯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

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夷狄中國爲禮爲其無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飈舉雷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寳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蹠蹻而扶猛虎也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跡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内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戈閉藏而不用老子曰兕無所用其角螫蟲無所輸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蹠蹻而親之乎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内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

反之相覩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險固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然也故

龜倡有介狐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
制人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衮職之闕蒙公築長城
之固所以備寇難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
其內猶家人不堅垣牆狗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文學曰
秦左殽函右隴阺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
良將勇士設利器而守陘隧墨子守雲梯之械也以爲雖
湯武復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戍卒陳勝無將帥之任
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牆籬之難故在德不
在固誠以行義爲阻道德爲塞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莫
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
矣夫何妄行之有乎大夫曰古者爲國必察土地山陵阻

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霸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脩地利也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莊之圍宋秦師敗崤嶔崟是也故曰天時地利羌胡固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爲四境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顓臾有勾踐之變而爲強吳之所悔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阺崤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於滲亳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

國而西絶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因其罷擊其虛使吳王用申胥修德無恃極其衆則句踐不免爲藩臣海崖何謀之敢慮也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拒秦秦包商洛崤函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皐太行以安周鄭魏濵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句注孟門以存荆代燕塞碣石絶邪谷繞援遼齊撫阿甄關榮歷倚太山負海河梁關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爲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脩也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

也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衡隆不足爲強高城不足爲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王者博愛遠施外内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柝而待傳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七首不足恃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賁育介七尺之利也使專諸空拳不免於爲禽要離無水不能遂其功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鋌也内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強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況

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強弩以與貉虜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則胡無守谷貉無交兵力不支漢其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也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犀軸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崤函而御宇內金石之固莫邪之利也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鉏櫌棘橿以破衝隆武昭不擊烏號不發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之鋌干將之劍也言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為軸以仁義為劍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

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秦秦王惶恐失守備衛者皆懼專諸手劒歷萬乘刺吳王尸孽立正鎬冠千里聶政自衛由韓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暴尸於市今誠得勇士乘強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劌之負齊桓公遂其求推鋒捔銳穹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廓酆鄗以為天下齊桓公得管仲以霸諸侯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閒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

原馬良弓德之召遠疾於馳傳重驛

刑德

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檝也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檝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韓子曰疾有固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彊兵以制敵禦難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橛而禦捍馬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況無法乎其亂必也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船覆傷昔吳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船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

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爲君者法三王爲相者法周公爲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卒蹈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本夫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申韓

御史曰待周公而爲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迂而不徑闊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善爲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彊秦韓也

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蠆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防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氾濫爲中國害菑梁楚破曹衛城郭壞沮稸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故先帝閔悼其菑親省河堤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

補哉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況禮決乎其所害亦多矣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爲菑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爲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御史曰犀銚利鉏五穀之利而間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防非矯邪若隱括輔檠之正弧刺也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爲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

仁義而民從風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濘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鉏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鋤不用也

䟽遠有功不必賞是茍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詔聖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故衣弊而革才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少目之罔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為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

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令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役土崩梁氏內潰煩刑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雖層而累之其亡益乎御史曰嚴牆三刃樓季難之山高于雲牧豎登之故峻則樓季三刃陵夷則牧豎易山巔夫鑠金在鑪莊蹻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之非匹婦貪而莊蹻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敢暴虎不敢

馮河爲其無益也魯好禮而有季孟之難燕噲好讓而有子之之亂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踰則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渫篤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爲忠厲民悉者爲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往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死不再生窮鼠齧貍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

不一期而社稷爲墟惡在其能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大夫曰瞽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議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令何爲施法何爲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春秋原罪甫刑制獄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所以然乎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爲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爲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强暴也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效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惡以道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鼻盈蔂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

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

大論

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蹻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智以箠楚正亂以刀筆正文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隱栝斧斤欲撓曲直枉也故爲治者不待自善之

民爲輪者不待自曲之木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腠理絶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者君子也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説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恥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爲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

[illegible]

法言題辭

漢書楊雄傳雄好古學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辨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辨終破大道或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趾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譔此以象論語號曰法言今觀其問明篇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蓋詩明哲保身之義也世議其投閣美新煌煌何在余以爲此正其遜不虞以保命者也豈真以莽賢爲可相周旋乎雄又作太玄以擬易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即易所言洗心退藏神明其德周

濂溪氏所謂厥彰厥微匪靈弗瑩者也子雲之學蓋至根位其于易深矣桓譚以爲絕倫張衡以擬五經宋司馬君實有言楊子雲真大儒也孔子没後知聖人之道者非雄而誰其崇尚若此余因錄其法言太玄則附著其旨云

法言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九

儒家類　揚子法言

學行篇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譔學行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衆人或曰人羡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羡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説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説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礱諸有玉者錯諸不礱不錯焉攸用礱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

仲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

書不勝異說焉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睎之則是曰昔顏常睎夫子矣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

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玆苦也秖其所以爲樂也歟

吾子篇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然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徽譔吾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柰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

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歟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

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道也山陘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

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貍變則豹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

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

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脩身篇

事有本真陳施于意動不克咸本諸身誤脩身脩身以爲

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

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

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

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或曰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

或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曰日有光月有

明三年不日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熒蒐曠枯糟莩曠沇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

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

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

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肆乎善賢者耳擇口擇衆人無擇焉

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賢者曰義聖人曰神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

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

問道篇

芒芒大道昔在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誤問道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佗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佗道君子正而不佗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道德仁

義禮智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

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絶滅禮學吾無取焉耳

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霑項漸襟堯舜乎衒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

御而已矣
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
則狐貍螻蟻不膢臘也歟

問神篇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譔問神或問神
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
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
于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
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
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
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

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龍蟠于泥蚖其肆矣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羑里曰龍不以制為龍聖人以不手為聖人

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誰乎

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郛

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誾誾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

不齊之曰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面目之辭相適捈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昬昬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辭渾渾若川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

或問文曰訓問武曰克未達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已之私之謂克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

矣何其光曰我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厥光大矣必我知而爲之光亦小矣

或曰君子病没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曰君子德名爲幾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

問明篇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譔問明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誶乎聰明其至矣乎不聽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

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皐陶以其智爲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

殺身者遠矣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於戲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為慎哉

諄言敗俗諄好敗則姑息敗德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

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鷦明遴集食其潔者矣鳳鳥蹌蹌匪堯之庭亨龍潛升其貞利乎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

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

寡見篇

假（遐）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幽弘橫度絕于邇言誤（寡見）

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

者莫辯乎書説體者莫辯乎禮説志者莫辯乎詩説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眞儒故也如用眞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賊奔壘之車沉流之航可乎曰否或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沈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

五百篇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誤五百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

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

制君臣之儀微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

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慼教不倦焉得日

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

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

咎德也
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瓏瓏其聲者其質玉乎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
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
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先知篇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哲民情譔先知

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

則政立矣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公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斁矣夫嗚呼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

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

聖人文質者也車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鐘鼓不耺吾則無以見聖人矣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

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蒞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脩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

或苦亂曰綱紀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

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

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風不再聖人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遁離者是聖人乎雌之不才其卵毈音段矣君之不才其民野矣

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則貉

重黎篇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槩諸聖譔重黎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曰近羲近和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

或問黃帝終始曰託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夫欲售僞者必假真禹乎盧乎終始乎

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能違也請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

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曰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曰

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

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

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

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

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霍曰始元之初擁少帝之微摧燕上官之鋒處興廢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

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

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

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請人曰顔淵黔婁四皓韋玄成問長者曰藺相如申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或問臣之自得曰石大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愼卿大夫之不伐善請問臣之自失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

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録

淵騫篇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德行顔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譔淵騫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在寢或

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

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非絕德邪力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邪

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

魯仲連傷古蕩字而不剬古制字藺相如剬而不傷或問鄒陽曰未信而分疑慷辭免罿昌鍾切幾矣哉

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

禾見雒陽也

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蛛蝥音矛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政也爲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爲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軻也爲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横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曰然則子貢不爲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説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

才也
美行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言辭婁敬陸賈執
正王陵申屠嘉折節周昌汲黯守儒袁固申公災異董相
夏侯勝京房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
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
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雋京兆之見尹扶風之
潔王子貢之介斯名卿矣將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
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曰鼓之以道德征
之以仁義輿尸血刃皆所不爲也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
節没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

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請問名曰詼達惡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

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

君子篇

君子純終領聞蠢迪檢押旁開聖則譔君子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淮南説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

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於理

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已之好小人好已之好而忘人之好

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

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犧神農歿黃帝堯舜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

君子忠人況已乎小人欺已況人乎

孝至篇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

心誤孝至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父母子之天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孝子有祭乎有齋乎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是以祭不賓人而不祭豺獺乎

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

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卲者是孔子之徒歟

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温温乎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漢德其可謂允懷矣黄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

楊子法言卷終

漢陽周氏書種樓藏籍